

豆腐时光

朱松生

人勤春来早。从正月初六开始，岳父的豆腐坊就吱嘎作响了。

豆腐坊选择在初六日开张，图的是一个“六六大顺”的吉利。再一个，第二天逢“七”，是家门口洄水湾墟场的赶墟日。洄水湾这个南岳后山的小墟场，虽说不大，但赶墟日人山人海。岳父正是看中这一点，因而在赶墟的前一天开张作豆腐，也图的是第一单生意的“开门红”。

浸豆子、磨豆泥、滤豆渣、烧豆浆，直到做成白嫩嫩、水灵灵而又热气腾腾的水豆腐，每一道工序，岳父都做得轻车熟路有条不紊。从下午四点钟开始，忙完这一段，天就挂黑了。岳父还得把白嫩嫩的豆腐舀进豆腐箱，一箱箱整好，晾干水，赶在第二天天亮前炸成新鲜的油豆腐赶墟场。

我每次到岳父家，都要坐到岳父豆腐坊的柴火灶边，一边帮着给炉灶添柴加火，一边跟岳父唠家常，眼巴巴地望着岳父忙前忙后，却什么忙也帮不上。这样的次数一多，我索性就当个乖巧的观众，看着岳父在自己偌大的豆腐坊内施展身手——只见浸泡过后的豆子黄澄澄的，粒粒透射出珍珠玛瑙般的光芒，不多一会儿，就在岳父的磨浆机中摇身变成了白净如玉细软如缎的豆泥。经过热水的搅拌，白绸缎般的豆泥又在岳父的一搓一揉中演化成散发豆奶香味的生豆浆。在柴火的迅速加热下，香气扑鼻的生豆浆又成了热气扑面的熟豆浆，最后这些豆浆竟然脱胎换骨成白嫩细滑的水豆腐……我像欣赏一部优雅的舞剧，陶醉在岳父艺术大师般的劳动创作中。

第二天，鸡一打鸣，天幕上还是繁星点点，岳父的豆腐坊内就已是烟火缭绕了。已烧得通红的灶膛内柴火哧哧作响，大油锅里的油也已是滚烫滚烫。岳父把一整块一整块的水豆腐胚子，用刀子均匀地划成火柴盒大小的豆腐块，顺着锅沿缓缓推入油锅中。不多一会儿，一坨坨新炸的油豆腐如潜伏的水兵从滚烫的油中蹦了出来，鼓着胖嘟嘟的身子，你不让我，我不让你，挤满了一大锅……岳父的豆腐一炸完，天也就跟着亮了。然后，岳父准时地踩着晨曦，挎着他熟悉的豆腐篮子，步履铿锵地迈向他的墟场……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在我岳父豆腐的芬芳中绵长。

1983年的春天，在和煦的春风中，我岳父毅然从亲友那借来了3块钱。岳父用这珍贵的3块钱，打制了豆腐箱子，利用家里的石磨，在灶房里架起铁锅，风风火火地就干起了豆腐营生。这一干就是几十年。几十年风风雨雨，岳父每天把生活的酸甜苦辣，尽情地在他的豆腐房内挥洒。岳父凭着自己小本经营的豆腐生意，让一家人的日子过得一天天“芝麻开花”。

岳父的豆腐采用传统的手工制作，用的豆子品质优良，加上南岳后山的一汪好水和自己娴熟的技艺，做出来的豆腐自然好吃。他的豆腐皮软肉松、内空外鼓，坨坨金黄饱满，咬一口油汁四溢，用这油豆腐蒸肉那硬是让人吃后满口留香……因此，他的豆腐不愁销路，往往他的油豆腐一上墟场，就被抢购了。尤其到了年底，他的油豆腐还刚出锅冒着热气，就被守在家里的一些老顾客预订一空。这也是岳父这么多年来一直引以为豪坚持做豆腐的原动力。可岁月催人老，做豆腐又是一桩累人的活，有好几次我都能感觉出岳父在豆腐坊内忙活得不从心。

60岁生日时，岳父就放出风声：要丢掉这个让人没日没夜累得死的豆腐摊子。可只听他年年唠叨，却没见他付诸行动。去年年底，岳父的老毛病腰椎间盘突出又犯了，我怂恿妻子做岳母的工作，让岳父就此放下豆腐摊子。可几副中药下去，病情好转，岳父又悄悄地在他的豆腐坊捣腾起来。年底豆腐的需求量大，他的小生意自然是风生水起，这更让岳父在豆腐坊内转悠得乐此不疲。如此一番好劲头，哪看得出岳父有歇息下来的迹象！

一阵春风一层绿。岳父今年已是七十又二，他却还自认为身子骨硬朗，可以再多干上几年。对于这样一个当初由豆腐发家致富，从而对豆腐一往情深，一辈子钟情于豆腐的老头儿，我们做儿女的还能说些什么呢？

怀念故乡

段聪明

人老了，身在雁城，却总是怀念故乡。按说是人之常情，却不仅仅是人之常情。

我的故乡上方，是一个古老的村庄，在历史的长河中，曾有过兴盛和繁荣。自然环境优良，土地平整肥沃，它像天梯一样，从黄河北岸拾级而上，直到中条山脚下。村东有一条深沟，长年流水潺潺，这里绿草如茵，树木茂密。杨树高大参天，柳枝下垂似帘。小鱼自由地在水里游玩，青蛙、金蟾、团鱼爬在水边沐浴阳光。水田里种着香喷喷的稻谷，村里人可用麦子兑换稻米尝尝新鲜。

村北有一座古庙，叫二郎庙。庙由三联拱梁构成，前庭有几间厢房，是用来开会议事的地方。天旱之时，村里人在这里摆贡品向天祈雨。村中有三条主巷，分别是前巷、腰巷、后巷。前巷东头有一座庙，叫土地庙，村民们正月初一来这里敬香，期盼来年有个好收成。腰巷西头巷口是财神庙，里面还挂着一口大铜钟，朝圣者还不少。后巷东头也有一座庙，叫娘娘庙，每年三月三，是王母娘娘生日，信男信女们带着贡品、衣服来求子敬香。

全村人口不是很多，解放前夕大约八十户，人口四百左右。但是祠堂就有四个，大戏台也有四个。这几个大戏台建筑宽大宏伟，有前台、后庭。村南还有一个人工挖的水池，一亩多大，可养鱼、洗衣。村北有北门，是土建拱门，也是古人作防卫之用。

万恶的日本鬼子1938年侵

入我县，遭到驻我县八路军、游击队多次抵抗、打击。但日本鬼子凭借精良的武器，残酷地镇压当地军民。鬼子兵经常到村里抢夺粮食，拉走猪牛，烧杀无数，无恶不作。1942年那一年的农历正月初三，日本人来村里抓八路军，抢东西，将来不及躲避的段德盛等八位村民活活丢入红薯窖里烧死。日本鬼子来到邻村大王村，汉奸带着他们抓到八路军杨彦荣同志的母亲和妻子，对他们拳打脚踢，要他们交出八路军，他们高昂着头，不理鬼子。鬼子兵气急败坏地往他们嘴里灌辣椒水，穷凶极恶地将他们踢倒，用穿着皮鞋的脚去踩他们的肚子，并拿刺刀在他们身上乱刺，血流满地。他们就这样被活活刺死，抛尸荒野。

日本鬼子为阻止八路军游击队的袭击，三里一碉堡，五里一炮楼。碉堡、炮楼四周要挖四五十米宽和深的沟渠。修这些炮楼，需要大量的劳力和木材等建筑材料，日本鬼子就向各村摊派，并带人砍伐树木，拆毁房屋、庙宇、祠堂和戏台。沟里的树砍光了，千年古建筑全毁了。日本鬼子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村里先辈们重视文化教育，小孩读书不交学费，仅轮流管老师几天饭。村里过年过节有组织踩高跷、划龙船等活动，一年不时还请戏班子来村里唱戏，四邻村民都会来观看，这些费用都由庙里公粮支付。村民们民风淳朴，团结友好，相互尊重，一家有事，大家都会主动相助。热天晚上我们都敞开大门，睡到门前坪里，真是

夜不闭门，日不闭户。

解放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之下，经过土地改革，村民们翻了身，做了国家主人，生产积极性异常高涨，平整土地，深耕细作，只用了几年时间，就解决了温饱问题。

1960年前后，由于天干缺水，粮食歉收，在村党支部领导下，筹集资金建水库、打深机井，打了120米的深井终于出水了，当时是全镇第一口井。村民饮水解决了，几百亩土地也得到了灌溉，摆脱了千百年来缺水的历史。水的问题解决了，村民们又调整生产结构、改良作物品种，除了棉粮、又栽果树、药材、花椒，经济效益提高了，脱贫致富了，一栋栋青砖青瓦房和小洋楼拔地而起，一辆辆小汽车，开进了村庄。村里建成了公园，公园里有花草树木外，还有凉亭、石桌石凳、健身设备。村民们在农闲时，特别是年纪稍大的老人们，三个一伙，四个一堆，在公园里，下棋、打牌、赏花和锻炼身体。水泥路四通八达，都铺到了田间地头。老年食堂里熙熙攘攘，老人们带着幸福的笑脸品尝着香喷喷的饭菜。

由于土质适宜，日照时间长，本地出产的红富士苹果既甜又脆，品质好，获得了国家金奖，远销华南各省。

如今，在村里，处处都能感受到新时代的新农村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我想，只有国家强盛了，农民富裕了，军队强大了，人民才能永远过上好日子。这是我这个经历过旧社会的八十五岁老人的一些感想。

团聚

文美之

春节，正所谓“隆重而来，悄然而去”，与家人亲朋相聚的时间总是那样短暂，分别又是那样留恋。我想，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带给我们值得回味的一段又一段情感历程。

在耒阳呆了四天，陪伴81岁的老娘一同过年。老人家内心是高兴的，尽管前几年得了脑梗，语言表达有些障碍，但心里面却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像明镜似的。有了儿女们的陪伴，老人家的话也多了，越说越高兴，笑容便写在脸上，对近期所知晓的人和事，总是要向我详尽地絮叨一番，生怕遗漏了应该让我知道的某些“重要信息”。尽管表述得不是很清楚，有时言不达意，甚至张冠李戴，旁人或许听

不明白，但我基本上都能听得懂，这也许就是母子连心的缘故吧。在讲到在外地打工的三女儿时，老人的情绪立马低落下来，喃喃自语：“我的女儿啊，如今回来了却没有自己的家，可怜啊！”两行热泪瞬间流淌，我听着，鼻子一酸，不免泪眼朦胧……

初三晚上，我和爱人、女儿南下广州，给84岁的岳母拜年。老人家精神很好，看到四个女儿的四家人，大大小小加起来有19人，一个都没落下，聚齐到广州，聚齐到老人的身边，岳母格外高兴。

初五早上，天气晴好，一大家子喝完早茶，三个外甥开着三台车，一同去了虎门海战博物馆

参观游玩。大人们依次推着岳母坐的轮椅，在珠江边漫步闲聊，一路上走走看看；小孩子则玩气球、放风筝、乘快艇，其乐融融。行程安排得井井有条，自然是归功于三个外甥。玩了一整天，老人家竟然一点都不觉得累，也看不出有一丝疲倦。

初六下午，到了分别的时候。大家在依依不舍中相互道别。一向活泼可爱、招人喜欢的5岁小外孙女突然嚎啕大哭，小丫头不愿意大家离开，舍不得即将结束的这段美好时光。小孩子的情感表达直观且又真实。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这般心境！只是，在每个人的心中都留下了一个念想，期待着下一次更加温暖和感动的团聚。